

CHUTIANJIANGXING

# 漫漫征程

——闵学胜将军战争生涯纪胜

吴苾雯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漫漫征程

——闵学胜将军战争生涯纪胜

吴苾雯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漫漫征程**

——闵学胜将军战争生涯纪胜

吴 蕊 雯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1插页 11万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216—1023—X

I·55 定价：2.00元

##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金安 方 方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朱莎莉 刘益善

陈金安 胡光清 董 玮

童志刚

## 前 言

浩浩长江水，巍巍大别山。

半个世纪前，在这一块神圣而美丽的土地上，哺育了无数的优秀中华儿女，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大革命阶段中，写下英勇而光辉的斗争篇章。

我党军事指挥员是其宝贵的一个组成部份，他们的业绩惊天动地，彪炳千秋。《楚天将星》丛书记叙的就是一批湖北籍将军在战争年月传奇般的斗争经历和生平事迹。

他们从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走出，带着理想，满怀雄心，把革命的火种撒满大江南北，燎原之势，蔚为壮观。

湖北地处中原，是现代中国革命重要的发祥地和根据地之一。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掀起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发动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翻开湖北现代革命史，革命者在血雨腥风中的浴血奋战的慷慨悲歌，历历在目。在斗争中不但涌现出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产生了许多在领导工农运动和创建工农武装中起过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为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军事家。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仅此一地，就产生了一百多位将军。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

仰，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战争谋略，以及革命的胆略和智慧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把他们的生平业绩编写成书，流传永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了解党史、军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时也使这些革命杰出人物的光辉业绩和崇高榜样永垂青史。这对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青少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过努力，我们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承担起来了。在我们的组织下，一批年轻有为的湖北作家通力合作，将这套《楚天将星》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这套丛书首选十名影响较大、事迹生动的湖北籍将军作为撰写对象，他们中有：一生曲折跌宕，惊心动魄，高扬革命英雄主义色彩的王树声大将；有作战勇猛，威震八方，令敌闻风丧胆人称“徐老虎”的徐海东将军；有曾救徐向前、刘志坚于虎口绝境，下太行、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作战中屡建战功的陈再道将军；有一生浩亮，转战鄂豫、远征陕甘、挥戈塞外、策马太行、腰斩南满、决战辽沈、直捣琼崖、威震汉城的韩先楚上将；有披历史风云于一身，集悲壮辉煌于一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中将周志坚；有怒放于弹雨之中，笑傲于枪林之上，“寒梅铮铮”，高风亮节的梅盛伟将军；有报救国之志，千里追寻部队要求参军，在战争年月立下赫赫功劳的田厚义将军；有戎马倥偬，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江鸿海；有转战陇东和中原，能文能武、能战能守的张才干将军；有漫漫西行、出奇制胜，雪山草地、夜出奇兵，阳城受

命、血洒中原的阎学胜将军。他们以青春的脚步追寻真理，用沸腾的热血染红战旗。他们选择荆棘坎坷，选择雪山草地，选择崇高与神圣，同妖孽拼杀，与死神较量，几多壮烈，几多豪雄。丛书截取他们戎马生涯中的主要片断，或叙述，或描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们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生历程，形象地刻划他们为人坦率、忠怀坦诚，英勇善战而正气凛然的将帅性格，在反映他们的生平和业绩的时候，注意同整个党的历史、党的战斗集体联系起来，同时力求做到文情并茂，增强读物的感染力。

让我们沿着将军的足迹，开创一代新事业，奏响壮烈而响亮的生命浩歌！

湖北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

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1992年9月

## 目 录

|    |            |       |
|----|------------|-------|
| 一  | 黄土红土 ..... | ( 1 ) |
| 二  | 血火之中 ..... | (20)  |
| 三  | 漫漫西行 ..... | (32)  |
| 四  | 出奇制胜 ..... | (49)  |
| 五  | 雪山草地 ..... | (60)  |
| 六  | 夜出奇兵 ..... | (67)  |
| 七  | 阳城受命 ..... | (80)  |
| 八  | 血洒中原 ..... | (99)  |
| 九  | 冲出重围 ..... | (111) |
| 十  | 转战途中 ..... | (123) |
| 十一 | 黎明前夜 ..... | (136) |
| 尾声 | .....      | (156) |
| 后记 | .....      | (159) |

# 一 黄土红土

雪。

落了一天一夜。

白了山。白了地。

山林里，传来几声饿鸟的凄鸣。

天，渐渐黑下来。

附近的村庄，传来稀稀落落的爆竹声。

从山腰一座破庙里，走出一位用草绳子束着破棉袄的中年汉子。他将头缩进硬硬的衣领里，便大踏步地朝山下亮着昏黄灯光的村子走去。

村子的东头，一棵苍老的槐树，无力地将光溜溜的枝桠伸向浑浊的天空。

从槐树下一间土屋里，传出“吱一咋、吱一咋”的织布声。这沉闷的声音执著而有节奏地响着。

门边，站着一个衣衫单薄的孩子，他的脸朝着门外，瘦弱的身子挡住了卷着雪花扑向这间小屋的北风。

屋外，天全黑下来了。雪仍在悄无声息地落着。远处的山朦胧得像一团铅色的雾。村旁那条通向山林的路，如一条灰白的蛇僵硬地躺着。

自从凶神恶煞上门讨债的闵承泽一脚踢倒娘扬长而去后，11岁的闵学胜就一直站在这里等父亲。为了躲债，父亲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

“娘，爹怎么还不回来呢？”学胜回头问娘。

娘停下了手中的活，扶着织机慢慢地站起来。才30多岁，她的头发却已经花白了。

从学胜懂事起，他就几乎没见娘离开过这架织机。

早上他起来，娘坐在这织机前。

晚上他睡下去后，娘仍坐在这架织机前。

半夜醒来，娘还坐在这架织机前。

那“吱一咔、吱一咔”的织布声，伴着他的梦伴着他的童年。

织机几乎绞干了娘生命的膏油。她的脸没有光泽，她的眼神总是那么地忧郁。

娘愁啊。那年灾荒，一家人吃野菜吃得肚皮发亮。爹向村里放高利贷的闵承泽借了10吊钱，到年底，这10吊钱便滚成了70吊钱。几年滚下来，已经欠下了几百吊钱。

尽管娘没日没夜地织布，尽管爹早出晚归给人家打短工，可是，这笔阎王债总也没还清。

娘缓缓地走过来，将闵学胜揽在怀里。北风摇撼着门前的老槐树，老槐树发出“呜呜”的声音。

又一阵爆竹声响了，那是又一户人家开始吃年夜饭了。娘儿俩焦灼地望着门外。

那条灰白的小路上，终于踉踉跄跄走过来一个人影。

“是爹。”

闵学胜冲进风雪中，朝着那个人影奔去。

闵学胜扶着爹，携一身风雪进了屋。娘赶忙从锅里舀了一瓢热水端到爹的面前。

爹将沾满雪花冻得麻木的头泡在热水里，然后抬起来，重重地喘着粗气说：

“他娘，孩子们眼巴巴地望过年，好歹也要让他们高兴高兴”。

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纸包。

“爹，给我。”一直蜷缩在破被子里的妹妹汉青爬起来，向爹伸出小手。

爹打开小纸包，是一小块肉，上面还系着一小段红绳。这个家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沾一点油星子了。

闵学胜和妹妹高兴极了。娘坐在灶前点着了火，火光将娘的脸映得通红。

北风裹着雪花从裂开的墙缝里，从关不严的门窗里钻进来，在小屋里打着旋儿。桌上的油灯忽闪着火苗。

闵学胜和妹妹吃完年饭，就钻进被子睡了。

娘又坐到了织机前。

“他娘，今天年三十，就歇歇吧。”爹走到娘的身后说。

“剩下不多了，织完了，明天拿到集上去换两升米，也好让孩子们吃点白米饭。”说着，织布机又响起了沉重而单调的“吱一咋、吱一咋”声。

“娘，睡吧，我不想吃白米饭。”闵学胜从被窝里伸出头对娘说。

“好儿子，睡吧，娘一会儿就睡。”

“爹，我早就想好了，明年我不去上学了，跟你一起出

去打短工，东家能管饭，妹妹和娘在家里就能吃得饱一点。”闵学胜钻出被窝坐起来说。

爹拨了拨油灯上的灯花，屋里顿时亮了些许。

爹走过来，坐在床边抚摸着闵学胜的头叹了一口气说：“你才11岁，能出去干什么呢。”

“我能干，插秧、割谷、推磨、放牛，我都能干，爹，你就让我跟你一起干去吧。”闵学胜缠着爹。

正月初四，闵学胜就跟着爹一起出门做短工。

每天，顶着星星出，戴着月亮归，看人家的脸色，听人家的喝斥，粗菜剩饭也只能吃个半饱。

转眼间，到了割谷插秧的季节。

那天，太阳如火。

田埂边的柳树，叶片晒得卷起了边儿。

在田里光着背插了半天秧，闵学胜感到一阵头昏眼花。他不敢歇息，东家规定，要把这块田插完才能吃午饭。他用沾满了泥水的手揉了揉太阳穴，又弯下腰插起来。

刚才还在声嘶力竭地叫着的蝉，似乎昏睡过去了。

周围的一切生灵似乎都昏睡过去了。

大地，死一般地沉寂。

险下滚烫的秧田，变成了一口闪着幽幽青光的深潭。闵学胜感到自己正朝着这个深潭倒下去……

太阳吐完了火焰后，终于带着一身疲惫回家了。

闵学胜在终于将那块田的秧插完后，也拖着沉重的脚摇摇晃晃地朝家里走去。

被晒得褪了色的天上，稀稀落落地挂着几颗刺眼的星星。

青蛙的鼓噪声，从四面八方烦躁地响起来。

他走过一座山梁，爬过一座山坡。

他看见了村东头那间亮着灯光的小屋，那是他的家。那里虽然一贫如洗，但是那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温情。他的耳边，似乎又传来了那熟悉的“吱一咔”声。

他朝灯光奔去。

小小年纪，便饱尝生活的艰辛，使闵学胜对这个社会有了太多的疑惑。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人享福，一些人受苦。为什么一些人耀武扬威，一些人忍气吞声。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人穿金戴银，一些人衣不遮体。为什么一些人挥金如土，一些人食不果腹。

真是命吗？

那天晚上，疲劳不堪的闵学胜回到家便倒头睡着了。半夜里，他被一阵谈话声惊醒了。

“他娘，听说七里坪在闹红，专杀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平时作威作福的地主老财都跑光了。”这是爹的声音。

“这世道是该变一变了，不然，哪有穷人的活路。”娘边说边踩着织布机上的“蹊桥”织着布。

这闹红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为什么还不到我们紫云乡闵家河来呢？闵学胜自言自语着。

大别山，横卧淮河与长江之间。

绵延起伏的褐青色山峦，将鄂、豫、皖三省串成一线。这里山绿水碧。可是，绿山碧水人皆瘦。

一道民谣道出了几多辛酸：

冷天无衣裳，  
热天一身光。  
吃的野菜饭，  
喝的苦根汤。  
麦黄望接谷，  
……………  
一年忙四季，  
都为财主忙。

1924年，一批在外地上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回到了大别山，带回了革命的火种。

这火种首先在大别山南麓的黄安（今红安）燃起。

黄安，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处。它东邻麻城，西界黄陂，南与黄冈毗连，北与河南光山接壤。绾毂其间，东可走皖西，西趋江汉，北出豫南，南迫武汉。

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它是历来农民起义必据之地。

自从那天晚上听说十几里外的七里坪在闹红以后，闵学胜天天盼着他们到村里来。

那天，他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准备跟爹一起去邻村的老财家做工。

爹不在屋里。只有娘坐在织机前。

“娘，我爹呢。”

“他出去了。”

左等右等不见爹回来，闵学胜独自出门朝村外走去。

村前的老槐树下围满了人。

闵学胜从人群里挤进去，只见树上贴着一张传单，上面

写着：

叫声农友们，快快要觉醒，  
为什么世上人吃人，这样不平等？  
不是命注定，不是我无能，  
全是统治阶级剥削者，一手来造成。  
叫声农友们，快快要觉醒，  
劳苦大众要出头，只有闹革命。  
大家团结紧，奋起作斗争，  
一心跟着共产党，才能得翻身。

乡亲们交头接耳悄声议论着：

“昨天晚上，一群背着盒子枪的红军来到了村里，将闵老财的粮仓封了。”

“听说七里坪成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斗地主分浮财，减租减息，闹得红红火火。”

.....

“革命”、“共产党”，闵学胜第一次听到这些新名词儿。虽然，他对大人們的议论似懂非懂，但是，他却明白，这“革命”和“共产党”是向着穷人的。

深夜，闵学胜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

“他娘，是我。”

娘急忙起身开门。

爹闪进屋，跟在他身后的还有村里的几位伯伯叔叔。

娘将桌上的灯光拧小了。

爹坐在桌边，灯光照着他满是络腮胡子的脸。这张脸没

有了往日的郁闷和愁容，变得容光焕发：

“……穷人种田，土豪收租，这是极不合理的事情。现在，我们要把土豪打倒，自种自吃，再不受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土豪能不能打倒？我们若是一盘散沙，就没有力量去打倒他们。可是，如果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力量就大了，土豪定能打倒。

“我们要多联系一些穷哥儿们，成立农民协会，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让耕者有其田……”

“爹怎么会懂得这么多道理呢？难道，他也是人们说的共产党？”闵学胜心里一阵激动。

窗棂外已露出些许光亮，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鸡叫声。

娘吹灭了桌上的油灯，叔叔伯伯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爹和衣躺在床上。

“爹，你是共产党吗？”闵学胜从被子里探出头。

“你还小，别问那么多。”爹给他掖了掖被子。

“爹，我知道，共产党是向着我们穷人的。”

“是的，她是领导我们穷人闹翻身的党，她要使我们穷人不再受欺负不再受剥削，让我们人人都过上平等的生  
活。”爹说着，眼里闪着亮光。

不久，村里成立了农会，爹被推选为农会主席。

闵学胜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担任了大队长。

他和小伙伴们系着“赤带”，佩着“武装保卫苏联、拥护少共国际”的袖标，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看路条，为农会和赤卫军传送信件、搜集情况。

他们唱着自己的队歌：

“走向前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

和枪炮开自己的路。踏着脚印，高举着先锋队的旗帜，勇敢向前！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通红的炉火，烤干尽了我的血汗，由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被他们强占！可是我们从这中间，锻炼出许多战斗员。这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高举鲜红旗帜，同志们，快来，快来！我们努力建设劳农共和国！劳动者作世界的主人翁，人类才能走向大同！战斗啊，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这歌声响在山间，响在田野，响在地主老财的深院，响在向敌人冲锋的行列。

闵学胜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决心要像爹那样真正成为党的人。

这时，七里坪、紫云两地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国民党视这里为“赤区”，纠集当地土豪劣绅和反动的红枪会经常进行清剿和骚扰。

闵学胜带领少先队员，在檀树岗上设下了岗哨。

檀树岗，檀木成林，郁郁葱葱。它北依方明山，东临倒水河，山下，一条黄土路蜿蜒西行，直达黄安县城。

攀上山顶那棵高大的檀树，方圆几里的景物尽收眼底。敌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和同伴们的眼睛。

有敌人出动，他们立即降下挂在檀树上的旗帜。几里外的同志们看见了信号，会马上疏散隐蔽起来。

这天，太阳西斜。散发着清香的檀树，挂着缕缕夕阳。

闵学胜坐在树叉上警惕地睁大着眼睛。突然，他的视线里走进了一个穿着便衣，肩上挂着钱袋的人。这人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后，便沿着密林间的小路向村里走去。